

中篇小说集

东居文库

葡萄园张炜 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东岳

文库

葡萄园

张炜

著

小说

散文

评论

书信

其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葡萄园/张炜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50-5

I. 葡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5673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3 插页 139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10.0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1
2
3
A
B
A
B
A
B

2001.6.6

目录

葡萄园 (1)

秋天的愤怒 (96)

葡萄园^①

初秋，一片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葡萄园上。没有风，没有喧闹，只有一两个头包白巾的妇女弓着身子在葡萄架下做活。一辆马车驶进园里，车轮发出辘辘的声音。一个妇女抬起头来，从白巾中露出通红的脸庞。阳光耀得她眯起了眼睛……

在人们的记忆中，很多年以前园子当心就有这座小泥屋。小屋四周全是藤蔓粗黑的老葡萄树，它们纠缠着，极力想把枝条搭到屋顶上去。每年的春天，泥屋的主人都要重新涂抹一下屋顶。有一年雨水很大，淋塌了小屋的山墙。可是墙内有木架撑住，屋顶没有歪下来。

① 最初发表于《阴天》1986年第2期 选自《张伟文集》第1卷。

上年纪的人知道，原来这片葡萄园很小，它是属于泥屋主人的。那时候他们就靠这些葡萄树过日子，又可怜又寒酸。四周是荒原，杂草丛生，一直延伸到大海边。后来葡萄园渐渐扩大，小泥屋仍在中心。大葡萄园是属于公社的，就连贴近小屋的那些葡萄树也不再是泥屋主人的了。泥屋里的人仍旧在园里做活，他们，还有这座小屋，都属于葡萄园了。

罗宁很小就来到了小泥屋里。这里有他的奶奶和叔叔。每年的春天，奶奶和叔叔领着他到园子边上，给两个坟头烧纸。

那是爷爷和婶母的坟。

罗宁六岁的时候该回城里上学了，他的爸爸妈妈都在城里。叔叔明槐一连几天都在给小侄子打点行装，准备送他进城。他们进城要乘坐轮船，从葡萄园到客运码头这段路要乘马车。可就在他们上路的前一天，罗宁的母亲来信了。信中告诉她和罗宁的爸爸要分别到两个农场去劳动，这两个农场相隔几十里，罗宁暂时不能回城了。

他那么想念爸爸妈妈，尽管葡萄园里这么有趣。

每到了夜晚，园子里的风就变得凉爽了。太阳晒了一天，使葡萄园散发出一种温热的、熏人的香味儿。叔叔明槐在隔壁睡下了，罗宁和奶奶一直听着窗户外面不时传来的噗噗的声音。奶奶说那是睡不着的鸟儿。罗宁

的枕头边上有一只叫“小圆”的花猫，它有一张十分漂亮的脸，总是用前爪捂住鼻子熟睡。窗户外边的老葡萄树下，睡着他们的一条黑狗，它叫“老当子”。老当子常常把屋里的人都吵醒，因为夜间园里常常有人走动。有一天晚上老当子哼哼地叫着，罗宁探头从窗上一看，见从月光里缓缓跑出了一只刺猬。

就是在这样的夜晚里，奶奶给他讲了很多园里的故事。有一次老人讲到了二儿媳——罗宁死去的婶母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罗宁从奶奶嘴里模模糊糊知道了婶母的样子，知道了她是园里最美丽的女人。

她是在一个秋天——满园的葡萄都变甜了的时候嫁到小泥屋来的。那一年芦青河涨水，漫过了小木桥，明槐用一个小船才把她接回来。

从此葡萄园里有了一个手脚勤快的女人。她绑葡萄蔓、剪枝、摘葡萄，做什么都比别人利落。她像别的女人一样头扎白巾，脸上总是笑吟吟的。从那时明槐就在园里赶车，每天从外面运进筐笼，载走葡萄。当园里响起辘轳的车子声，满园的女人都不得去看明槐的女人——她丢下手里的活儿，抬起头寻找自己的男人。灿烂的阳光耀得她眯起了眼睛。女人们笑着喊她的名字：“安兰——！”

园里的头儿老黑刀总是突然从葡萄架下钻出来。他有时把做活的女人吓一跳，大家就骂他，往他身上扔东

西。老黑刀爱说女人听不得的一些话，笑着在地上滚，两手抵挡着女人们抛出的东西。只有安兰低下头去，不停地做自己的事情。这时候老黑刀就从地上蹦起来，大声吆喝道：

“看看人家明槐媳妇，嘿嘿、嘿嘿……”

老黑刀见了明槐总是板着面孔，讲话时伸出一根手指，像是遇到了很严重的事情。

中午是葡萄园里最热的时刻，大家就走出园子，到海里洗澡去了。女人们硬拉上安兰，说：“不要紧不要紧！”……她们只在离岸不远的水里玩，互相用水撩着，弯下身子去捡踩到的海贝。

老黑刀也到海上去。他常常叫上赶车的一个老头儿，说：“老鲁，走，载上网玩玩去！”他们载着网具到海上去了，顺便可以召集一些洗澡的人拉鱼。老黑刀如果拉鱼拉腻了，就一个人游到深水里。

他通体发黑，在水里扑动着，勇猛极了。他不断地用身体将碧绿的水面劈为两半，真像一把黑刀。他还会潜水，一口气可以扎到几十米远。有一次他在水中捉到一条长长的凉鱼，就在水中把它捏死了，像腰带一样挂在脖子上，从水中钻出来。老鲁见了老黑刀潜水，总是伸出拇指叫一声：“嗨矣！”

女人们看老黑刀开始潜水，大多都上岸穿衣服了。因为有几回老黑刀潜过来，用水喷她们的脸。只有少数

几个不怕老黑刀，她们会联合起来捏他的鼻子，伸直食指，像锥子一样捅他的身体……

安兰来到葡萄园的第二年上，身体就瘦下来。人们都说她不如从前好看了。这时候进入了混乱时期，园里的风声也紧起来。老黑刀越来越严厉，他跟明槐说话时面孔板得更紧了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很吓人的样子。有一次他问老奶奶说：“你们家过去有多少棵葡萄树？”奶奶摇头说不记得了。他“哼”一声说：“不记得了——了得。我叔叔早告诉我了，哼，了得！”

他的叔叔就是当地一个革委主任。老黑刀每天里都要说到他叔叔。

老黑刀把小泥屋里的三口看成了最危险的人，没事了就背着手在屋子四周转，用一只眼睛去斜小屋的窗户。他对在园里做活的人说：“小心屋里的人！小心他们点儿倒好！”

又住了不久，老黑刀就经常将明槐叫到一个地方去训话、开会。

明槐回到园里，再也打不起精神。老奶奶问儿子外面的事情，儿子总是摇头。后来他对母亲说：“咱们不该来海这上种葡萄树！”

老奶奶不知这是为什么。她只是咕哝：“那也是穷得没有办法……我们逃荒逃到这块荒滩上，先给人家做活，后来搭个小窝，种了葡萄——再说如今的大园子就

是从咱的葡萄树开了头呀……”

明槐还是摇着头：“咱不该来海边上种葡萄树！”

一家人不定什么时候就给喊走了。安兰回来时两眼红肿，问她话，她也不说，有一天赶车的老鲁来了，悄悄地跟明槐说了些什么，明槐抓起鞭子就跑出了屋去。

老黑刀正在屠一只山鸡，一边的土枪散发出一股火药味儿。安兰哭着坐在一边，见了男人和老鲁进来了，一下子站起来。老黑刀头也不抬，说：“不用凶，凶什么？这算对你们客气了。我叔叔给上面捎一封信，连你哥哥也得被城里赶回来，哼！”

明槐的哥哥——罗宁的爸爸正在城里工作。明槐听了身子一抖，咬咬牙走开了。老鲁刚要走被老黑刀喊住了。老黑刀骂道：“你是贫农吗？你这个叛徒！……”

安兰越来越瘦，很快病倒了。住了半年，就死了

安葬安兰的日子里，明槐一声不吭。晚上，明槐常常喝醉，怀抱着一杆长鞭摇摇晃晃地走到园子深处，用力地抡起了鞭子。

鞭声炸响在葡萄树下，一声连一声。不一会儿，远远的地方也响起了鞭子声——那是老鲁在抡鞭子。两处的声音交汇到一起，久久地震荡着。

小泥屋永久地寂寞了。老奶奶的头发完全白了，心也枯萎了。儿媳离开了小屋，再也不能回来了，这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恶梦——老人几次半夜里醒来，说安兰回

来了，要起身去为她开房门。每到这时候明槐就坐起来，一颗心咚咚跳着，趴在窗户上看着母亲走出屋子，在葡萄树下徘徊。老人两手颤抖地在树枝间摩挲着，咕咕哝哝。老当子站起来，大睁着眼睛去看老奶奶。

这样的夜晚，儿子和母亲，还有窗外的老当子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

小罗宁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来到小泥屋的。

小泥屋里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童年的声音。

老奶奶给他讲故事。

明槐给他讲故事。

小圆跟他玩耍。

老当子伸出胖乎乎的前爪跟他“握手”。

小泥屋慢慢地苏醒了，有了声音，有了颜色，有了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气息。小罗宁手持铁铲，上身穿一件小海魂衫，下身是一条有竖条杠的蓝裤，神气地出现在泥屋前边的葡萄树下。他要铲土，再挖一个了不起的坑，或者是修一条半尺高的城防。他休息的时候就是与老当子交谈。他对小泥屋的第一个严正的批评就是：老当子的名字太难听了！但奶奶告诉他：这是小泥屋的老主人、他的爷爷给它取的名字，如今是谁也不明白、谁也不能更改的了。罗宁撇撇嘴，表示不以为然。不过他仍跟它叫“老当子”。

者黑刀往小泥屋门前走过，见到罗宁就瞪起眼睛，

说一声：“唔？！”

罗宁一下下铲土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老黑刀有些恼怒了。他不记得有哪个小孩儿不怕他这粗粗的一声。他走上前一步喝道：“你听不见吗？聾？”

罗宁抬头看他一眼说：“我不喜欢你。”

“嘿嘿，奶奶的！你他妈的小狗东西……”老黑刀骂着，端量着面前这个陌生的、面庞白皙的少年，觉得奇怪到不能理解。他本来想伸手揪住小孩子，一抡，把小东西抡出老远。不过他想了想，还是作罢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孩子。他又骂了一句更粗野的话，就挪动脚步离开了。

罗宁将铁铲扛到肩上，冲着老黑刀的背影又喊一声：“我不喜欢你——真的，一点也不喜欢！”说完又看一眼，就回到泥屋去了。

他关了门。他自己知道他有多么害怕那个黑黑的汉子。他对黑汉骂的脏话也感到惊讶，感到不能理解。他的心咚咚跳着。

晚上，他对奶奶讲了那个黑汉，讲了黑汉在骂一些很奇怪的话。奶奶半晌没有吱声。后来老人搂紧了他，让他再不要跟那个黑汉说话。他没有再问什么。他从此知道了奶奶也怕那个黑汉。

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听奶奶讲故事了。可是奶奶说到

婶母就不做声了。罗宁偏要问这一切，奶奶偏不跟他讲。她只是告诉：婶母死了。婶母长得好。婶母没有了。

罗宁多么希望见到婶母。他当然更想知道关于那个美丽的婶母的一切，知道那一切的细节。可奶奶就是不讲。

一个月光明媚的晚上，老当子突然叫了起来。它叫着，直到把奶奶吵醒。奶奶坐起来，接着向窗外看去。看了一会儿，奶奶又把脸使劲地贴到窗棂上——不知住了多长时间，老人才重新躺下。

后来，有好多的夜晚，奶奶都是这样看上半年。

罗宁有一次看到奶奶夜间伏在窗前，就爬起来偎在她的身边。窗外什么也没有。灰蒙蒙的夜色中，只隐隐约约地看到葡萄藤蔓在轻轻地活动。露滴洒下来，发出很细微的声音。有什么小虫叫一声，又叫一声……奶奶用手接着罗宁说：“我看你婶母……”

罗宁差点惊叫出来！

“我在看她……我那天好月光的时候听见老当子叫，起来一看，她——就是你婶母，从葡萄树下走出来，直走到明槐窗下去了。他们说了会儿话，她就走了。我想喊一句，又怕惊动了她，她再也不来了……一点不错，是她，身形儿，模样，一丝儿没变……”

奶奶说着，激动得嘴角颤抖了

可罗宁明明什么也没有看到。

老奶奶说：“我就看见那么一回。她再也不来了。人真是有魂灵的，她是想家了……”

罗宁想喊一声什么，可他紧紧闭上了嘴巴。他知道这绝对是不可能的，他想奶奶一定是看花了眼。

第二个夜晚，老当子又叫起来。罗宁正在熟睡，突然奶奶伸手把他拖醒了。老人激动得说不清一句话，对在罗宁耳朵上说：“孩子，你、你婶母又来了……她，你看她又到你叔叔窗下说话去了……”

罗宁伏到了窗前。

窗外依旧是一片模糊的夜色。罗宁刚要重新躺下，突然从明槐窗下的黑影里走出一个人来。奶奶揪了一下罗宁的手。罗宁屏住了呼吸看着。

星光下，一个女人缓缓地走去，身影儿在葡萄树下一闪就不见了。

罗宁紧紧地伏在了奶奶的肩头上。他又高兴又害怕。他躺下来，回想着她的形象：细高个子，削肩膀，看不清脸，但他认为她漂亮极了。

—

小圆觉得中午的太阳真好。它从树荫下走出来，眯着眼睛看了看空中那个白亮的火球，然后就卧在热乎乎

的沙土上。它扭动着身体，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舒适。温热的沙土使它闪亮的皮毛更加柔软，它炙过了后背，又翻转身子去炙肚腹。作为一只花猫，它懂得自己有多么健壮和漂亮。它比一般的猫要长，腿脚粗而有力，全身都由黑白两色交织起来：黑的地方如墨，白的地方似雪。它只在干净的沙土上躺卧，所以看上去一尘不染。它还长着一对明亮的灰蓝色的眼睛。

太阳晒得小圆周身发热。它幸福地滚动着，直到有些疲惫了，才站起来。它望了望身后的一棵葡萄树，兴奋地抿了抿舌头，一纵身子跳了上去。葡萄叶儿垂在它的四周，把一个美丽的躯体全部遮掩了。它就从枝叶的间隙里向四下观望。

不远处就是那个暖乎乎的家——小泥屋。窗下，老当子在阳光下打盹。它的脖子下垂着一条锁链，链扣儿都磨得闪闪发亮了。小圆每一次从高处看到老当子，都对那条锁链感到满意。

原来的老当子骄傲得很，没有锁链，可以满园里奔跑。这是一条经多见广、通晓世故，对园里的一草一木都熟识的狗。它是由罗宁的爷爷养大的。小圆记得自己当时很小，除了老奶奶偶尔抱一抱，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还有一只猫。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老当子：它追逐一个偷葡萄的人；它发现了深夜骚扰的贼；它咬死了一只野兔……